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生活語絲

吳康民

紀念「九一八」

八十五年前的「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蓄意進一步侵華挑起的事端。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故意炸毀日本管理的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嫁禍中國，突襲瀋陽北大營的中國軍隊，是為「九一八」事變。

當年駐守東北的軍隊奉行不抵抗政策，遂使日軍侵佔北大營之後，進一步佔領瀋陽，短短四個多月，使中國東北三省淪陷，三千多萬同胞成了亡國奴。

這段慘痛的歷史，激起全國軍民奮起抗戰，經過十四年的抗日戰爭，終於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取得抗戰勝利。

今天的國歌，「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產生的。

我認為，日本軍國主義者亡我之心不死，一有風吹草動，這股勢力就會興波作浪。

日本人自負，看不起中國人，認為中國從甲午戰爭起，就是敗在日本手中。它不承認中國軍民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史實，認為日本只是敗於美國的兩個原子彈。至於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日趨強大，日本人也是半承認半不承認。

但是，隨着中日人民的交往，彼此互相了解的加強，應該消除了過去的隔膜，消除過去民族間的恩怨。日本侵華戰爭，是一小撮軍國主義者挑起的。中日同文同種，又是近鄰，應該友好相處，共存共榮。

經濟上的互補，中國的廣大資源，加上日本的工業技術，應該大有合作餘地。合則兩利，這是誰都懂的道理。

中華民族是寬厚的民族，不念舊惡。二戰之後，更放棄了對日本的索償，這是何等偉大的襟懷。日本人應該知恩圖報，在加強中日友好方面，多做工作。

九月十八日在瀋陽，因毋忘「九一八」撞鐘鳴警儀式隆重舉行。但願這是一個和平的鐘聲，警示中日人民，永世友好！

天言知玄

楊天命

鋼琴家的八字

日前我在看一部與音樂家有關的紀錄片時，突然想到：鋼琴家的八字有什麼特點？要探討這個問題，當然要先請教Google大神，找找著名鋼琴家的出生日期。

半個月前發行了最新專輯，在新作品中由古典跨界爵士、流行音樂的郎朗，是我們公認的著名鋼琴家。郎朗的出生日期是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四日，八字中的六字（暫時未能掌握其出生時辰）是壬戌年、丙午月、戊辰日。六字顯示其火土重，勤奮無比，能努力達到他人難以企及的技術高峰。郎朗從小就在爸爸的訓導之下，按照嚴格的「日程表」來學習和練琴。天道酬勤，就是郎朗的成功之道。

常被拿來與郎朗比較的李雲迪，生於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即壬戌年、己酉月、癸亥日。出生月份屬金，而陰金代表音樂，尤其象徵高雅殿堂中的音樂，加上也有與「聲音」密切相關的偏印星。可以說，八字顯示李雲迪簡直為音樂而生。他剛柔並濟，對音樂有與生俱來的領悟力，能輕易觸碰並表達樂章中最細膩的情感。如果說郎朗是杜甫，以精湛準確的技藝取勝，那麼李雲迪就是李白，以如有神助的天賦服眾。

但最重要的，還是各位鋼琴家的共同點：日元要旺。要在鋼琴界出人頭地，日日夜夜的練習不可缺少。他們有旺盛的日元，便是有過人毅力的證明。至於你更喜歡杜甫還是李白，更喜歡郎朗還是李雲迪，當然悉隨尊便。只是當下次再逼迫孩子學琴，又久久不見進步時，不妨想想：鋼琴家畢竟是少數人能到達的頂峰，有不少因素還是命中注定的，若未能成功，不代表孩子愚笨或懶惰，也許只是「資源錯配」。讓孩子把音樂當作放鬆心情的愛好，及早鼓勵他尋找屬於自己的人生道路，才是正道！

琴台客聚

彥火

學武之人：蕭軍

蕭軍的代表作《八月的鄉村》和蕭紅的《生死場》，都是於一九三五年在魯迅先生的協助下，編入《奴隸叢書》，並作為重點出版物，由上海容光書局出版的。

難得的是，魯迅親自寫了序，有名人效應，甫出版後，兩蕭即震動文壇，成為一時瑜亮。

相對端木蕻良、駱賓基，我是較晚認識蕭軍的。

一九八三年一月，新加坡舉行第一屆「國際華文文藝營」，內地被邀請的作家有蕭軍、蕭乾和艾青，香港則邀請了金庸與我。

金庸無暇去，我則應約赴會。

蕭乾與艾青都是老朋友，與蕭軍素昧平生。

蕭軍是在女兒蕭耘陪同下出席的。

蕭軍身軀岸然，白髮蒼蒼，闊臉大鼻，容光煥發，步履剛健，聲如洪鐘。

已屆八十歲老人，腰板仍是挺直的，頗有軍人的遺風。他是三位老作家中，身體狀態最好的。

他尋常手中持着十多斤重的銅製拐杖，如拎竹棍，矯若游龍，端的是學武之人。

五年後蕭軍在北京逝世，今年六月是他逝世二十八周年。

那一年，內地三位老作家參加新加坡「國際華文文藝營」後，回程途經香港，我陪同兩蕭（蕭軍、蕭乾）一艾（艾青）在香港度過一段難忘的日子。

蕭軍在香港期間，我們談起蕭紅南來香港的事。

上世紀四十年代，許多知名左派文化人、作家因為政治迫害，南下香港避難。

蕭紅也跟隨端木蕻良南來，五年後，蕭紅在香港逝世，下葬淺水灣。

因香港政府不重視文化遺蹟，蕭紅墓給荒廢了。當時「蕭紅墓已經被糟蹋得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葉靈鳳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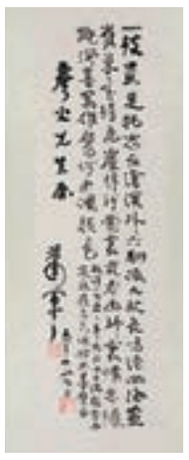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七年在包括葉靈鳳、曹聚仁等有心的文化人奔跑下，終於把蕭紅遺骨遷往廣州東郊銀河公墓安葬。

不管怎樣，淺水灣是蕭紅的葬身之地，我主動請纓，陪蕭軍及其千金蕭耘到淺水灣灘頭，憑弔一代才女始初下葬之地。

同行的還有蕭乾的太太文潔若。

歲月不居，滄海桑田，當年蕭紅下葬處，已無從辨認。

那天風和日麗，與蕭軍父女信步在淺水灣，很是寫意，倒是耳鼓漲滿潮聲風濤，彷彿在訴說一個教人腸斷的故事，令人黯然。



彥火註：

這幀字是蕭軍從香港返北京後題贈的舊詩作。詩註提的「老畫家高其佩」，清代官員、畫家，指畫開山祖。他是名宦後裔，為清漢軍鑲白旗輕騎都尉高天爵的第五子。雍正期間曾升刑部右侍郎，後慘遭革職，從此脫離仕途，時年六十七歲。他雖久居他鄉，身遊宦海，但不忘故鄉，在畫上常題有：「鐵嶺高其佩指畫」，其指畫已神乎其技。此詩是蕭軍借高其佩指畫墨鷹圖抒懷寄志。

（「蕭紅的男人」之二）

百家廊

陶然

又見金陵

再到南京，已經是4年以後的事情了。記得那次之後，J兄總是說，何日君再來？但人在江湖，很多時候都被綁架在時間的戰車上，無法自主。雖然在不同場合經常喜相逢，但就是沒有重來南京。我當然記掛着鍾山風雨，記掛着中山陵，記掛着玄武湖，記掛着金陵飯店，記掛着南京的一切，尤其是那次春末行走，但見兩旁法國梧桐成蔭遮天，形成自然的屏風。車子在樹木叢間穿過，剛學會開車的老兄一點也不膽怯，平穩抵達目的地。

但這次卻因為南京大學有個學術研討會，而且議程安排緊湊，幾乎沒有時間午休，每天在會場上打轉，校園倒是熟了，外面的世界少了見識。魚與熊掌，好多時候也是兩者不能兼得，無可奈何。

但住在「冠軍樓酒店」，倒有點意思。這酒店就在南京大學仙林校區的對面，僅數百步之遙，也沒什麼招牌，空空如也，頗有一點神秘感。深夜走進去，只見走道櫥櫃裡擺着幾十隻羽毛球。次日打聽，才知道此是江蘇省為國家運動員訓練安排的酒店，又叫「江蘇省體育局轉訓中心」。許多奪得過世界冠軍與奧運冠軍的選手，特別是江蘇籍的，曾下榻此處。

反正南京許多名勝都去過，既然沒有機會重訪，也就算了。旅遊的心態就要這樣，能夠看到的，自然很好，無法看到，也不必介意。他們說：「不去玄武湖？」如果可以重去，在湖畔夜話，看人家釣魚，當然很好，但時間不允許，那也沒辦法，只好望湖興嘆，但心境依然平和。去固然好，不去也不錯，這種心態並非阿Q，而是隨緣。不執着，有時也就不傷害自身。

這酒店還有一口湖，應該是人工湖。那天早餐後，我與Z、C和L散步，走到湖畔拍照，但見湖水粼粼，有幾隻鴨子漂在水面上覓食，晨風徐徐吹來，十分涼快。主人家奇道，南京這些天都很熱，會議一開，倒涼快起來了！

這一帶沒有什麼地方可逛，似乎還沒怎麼發展，但對學生專心讀書當然好。而告別晚宴又是另一番光景，L兄特意優待，叫我去乘小車，車主拐到山路走捷徑，說一定比大車快得多。半途經紫金山西山，在陵園新村五岔路口處，車子停下，車主指着一座建築物，說：「這是日本人那時建的郵政局！」原來它建於1934年，民國時是為出入陵園新村的國民黨達官貴人提供郵政服務的專用郵局。由於離美齡宮不遠，宋美齡經常來這裡郵寄信件，因此人們又把它叫做「美齡宮郵局」。1937年冬，被戰火焚毀，1947年重建，經保護修繕，2013年闢成「民國郵政博物館」，對外開放。但這時已是夕陽西下時分，博物館也閉館了，只有一兩輛摩托車孤單地停在前面，一兩個人在聊天，此外幾乎沒了人影。

還是堵車，車子走走停停。接近「老門東」時，手機響起，怎麼？大車已經到預定的飯館了？我們在半途流連，只好加速，兩個小時後終於到達，可嘆車子排長龍，寸步難行呀！

晚宴設在「問柳菜館」，是老字號的南京本幫飯館。記得那年，J兄也是在秦淮河畔請吃小吃，有28樣之多，雖然都是一小碟，但我們哪裡吃得那麼多？但這次吃的是小菜，我對南京菜特色沒有什麼認識，不過也不強求，其實志不在吃，更在乎的，是金陵風光，比如夜遊秦淮河。但也許因為周末，人群非常擁擠，我們簡直是給推着走，甚至站在河畔看畫舫也難立足。原本計劃遊船河也打消了，不如歸去。

但既然來到秦淮河畔，烏衣巷還是要去看看的。夜間的巷口牌坊，人來人往，唐代詩人劉禹錫的「飛入尋常百姓家」一直流傳到今天，我們徘徊門前，不見王謝堂前燕。老南京被L笑道：「早已不是原貌了，這是假古董！」我看他醉態可掬，旁邊的人插了一句：「我看他喝高了！剛才還跑進廁所嘔吐呢！」

烏衣巷只供遊人懷古憑弔，是否真蹟已經不太在乎了。L酒後八分醒，把右臂一甩，喝道：「走！喝茶去！」他便大步流星一馬當先，把我們引進一家飲食店，登上二樓，靜悄悄的，並沒有客人。正站在那裡聊天的夥計，趕忙招呼，L叫道：「來一壺雨花茶！再要一盤零食！」我和才子Z倚着圓形拱門廊說笑，說時遲，那時快，早給人咔嚓一聲收入鏡頭。稍遲，Z在座椅上不知為何事興奮，又咔嚓給收進去了。我們冠於「仰天長笑」的封號，他似乎很滿意，稍後，他把那張相片當成了他微信的頭像示眾。

在南京，金陵飯店是我們的老地方，久違幾年，想再去尋找鄰近商場的雪糕，卻只找到澳門甜品店。環顧周圍，其他舖頭都關了，這麼早關門？心下不禁疑惑。不甘心，次日再去，發現找錯了地方。找對商場，雪糕店和肯德雞依在，有和老朋友重逢的感覺。但尋找球鞋，幾乎走遍球鞋店，都沒有收穫，只好放棄。甚至想去找鎖扣，也不可得。

驚喜的是有一家和別的大不相同的書店：大眾書店。店內有許多文學書籍，還有全國和各省作家協會主席、副主席的著作專櫃。我們買了蘇童《黃雀記》和蔣勳《品味四講》作紀念。出來，走到旁邊的「北京烤鴨」晚飯，在南京吃半隻北京烤鴨、烙餅、鴨湯和飲雪花啤酒，有慶生的意味，卻又並非生日。酒足飯飽，踏着月色回去，抬頭一望，今晚金陵夜色真好。

■民國郵政博物館 作者提供

翠袖乾坤

查小欣

王賢誌是「整齊王」

王賢誌近日人氣高升，各媒體爭相訪問他，話題離不開他的同性婚姻。王賢誌出身富裕家庭，自小醉心演藝工作，不願接棒家族生意，大學畢業後簽約無綫，主要擔任主持工作，近年退下火線，開設公司代理中西品牌成藥，並請謝賢擔任代言人，積極發展業務及秉承父親善心，投身慈善事業，任東華三院總理。

認識王賢誌時，他仍是大學生，但其追求完美性格已表露無遺。他帶我參觀他的房間時，令我感到有點慚愧，因一如他家人形容：他非常、非常整齊。我自愧不如。

他的房間一塵不染，書桌上的文具放得四平八穩，比陳列室更整齊。床單被鋪拉得筆直，幾乎無痕。房間傢具擺設之整齊程度，比起樓盤的示範單位更甚。

最驚人是衣櫃，全依照他指定的「規格」擺放衣物，每件襯衫都用同款同色的衣架掛上，全部同一方向，都是左邊衣袖向外，每隻衣袖都是微曲四十五度角，按照白、黑、藍、紅、黃等不同顏色分類，一排排有如電腦合成效果，比起很多時裝品牌店更講究，堪稱奇觀。

至於摺疊的衣服就要求更高，首先所有衣服以顏色劃分，同一個顏色放一疊，每件的摺疊方法一模一樣，摺成同闊度、同高度，猶如經過刀切般，分開放在衣櫃裡，一疊紅色、一疊白色、一疊藍色、橙色、黑色……拉遠鏡頭看，感覺他整個房間就由他打造的一件藝術品，我會替它名命：《整齊》。

由於要求高，因此所有衣服洗乾淨後，要熨得板直，但他不許女傭替他放回衣櫃，而是鋪在他床上，由他自己按規格，逐件逐件放入衣櫃。

除了家居整齊外，對於儀表他也很講究，每隔幾天便會修剪頭髮，永遠以整潔形象示人。

現在他結了婚，二人一起生活，不知整齊習慣有否改變。

路地觀察

湯禎兆

醫學共振音樂

近期終於有心好好拿出醫學共振音樂來聽，十分有趣。

醫學共振音樂是一德國古典音樂家用四十年編寫出來的不同音樂，在科學家及腦科專家的協助下，透過儀器驗證過，能平衡交感神經及副交感神經，可減少疼痛、改善失眠、降低血壓、增強免疫系統。

不少人曾告知其效果，我自己還是第一次試，主要聽放鬆壓力的數張CD，對我而言入睡效果很好。至於太太，則說睡前做瑜伽時聽着，感覺比睡覺時聽好。我也請親戚一試，雖然未對睡眠有幫助，但也算令人安寧且容易接受，可能要多聽一會兒才有效果。

都市人忙碌，要長時間聽指定CD，大家都可能騰不出一兩個小時，令效果打了折扣（主要建議一天要聽兩次，像服藥一樣，世衛曾做實驗，比任何精神科藥物有效四至八倍）。

而其一有趣之處，乃並非全為耳朵而設的音樂，而是為調節整個身體的能量場。音樂是以低至0.034Hz低周頻（人類耳朵只能接收20Hz），以共振技術透過神經傳遞。關於這一點，令我想起關於聲音的共振，中醫也有提過，不同的聲音對不同的器官有振動作用，例如有一套氣功叫六字訣。

六字訣是以六聲（「噓」平肝、「呵」補心、「呼」培脾、「呬」補肺、「吹」補腎、「嘻」理三焦）氣練功。鼻子吸氣，嘴巴徐徐吐出。吐氣時嘴巴要做出六種聲音的嘴形來吐氣，但是不能發出聲音來。也就是，心中有聲，嘴巴無聲，不能讓耳朵聽到這六種發音。不過初練時可先發聲，然後便減低聲浪。

這類依靠振蕩的醫療，呼吸尤甚重要。六字訣註明放慢呼吸可以減緩腦波的頻率，使腦波從激情的γ波（30至60Hz）降到警戒緊張的β波（12至30Hz），然後再降到安靜放鬆的α波（7至12Hz），這也是幾種放鬆的共振音樂，嘗試把腦部調到的波段。

有科研發現，呼吸速度如果降到每分鐘低於八次時，腦下垂體就開始完全地分泌。如果再降到每分鐘低於四次時，松果體就開始作用，身體也逐漸進入冥想狀態。這些腺體分泌量的增加意味着身體自癒力的提升。

鵬情萬里

趙鵬飛

防人之心

在香港住，起初最讓我不習慣的，就是日日都要重複鎖或者開兩道門。一道是鐵鑄的防盜門，一道是厚重的木門。防盜門是推拉式樣，無論開或者鎖，再怎麼輕手輕腳，也總要弄出很大的響聲。我住的屋苑，一層樓八戶人家，環繞着三部電梯。偶然在電梯裡遇到，看到的多半像是返朝九晚五的寫字樓白領，或者就是在港大讀書的學生。我下班歸家大多已是凌晨，於是心中常覺不安：一推一拉之間，鐵門咋咋作響，也不知會否驚擾了鄰人清夢？

小時候住在鄉間，地方開闊，圍着一棵幾摟粗的大槐樹，五六戶人家小院柴扉，竹籬笆作牆，住得舒服安穩。一家滷臊子，家家都嗅到肉香。孩子們尤其歡樂，早早就掰好熱饅頭，等着吃飯時蘸臊子。隔牆而居幾代人，也會為瑣事拌嘴，也會為齟齬冷臉。但只要是煮好吃食，誰家的孩子都少不了要給留一口。看着孩子們不分親疏擠，麻雀一樣擠在一起用熱饅頭蘸臊子，大人們之間隔夜的小摩擦，也就跟着消弭得無跡可尋了。

後來住在廣州，聽聞傳統西關大屋，都配有一種古老的防盜門：趟櫳門，既防盜又通風。好奇心驅使，特意到西關多寶路、逢源路一帶的街巷裡去瞧。很可惜，舊城改造，大部分西關大屋已被拆除，偶然看到幾幢，也早已換成了不鏽鋼的防盜門。輾轉多處之後，才勉強在一棟破敗不堪的大屋前，看到了趟櫳門的真面目。

原來所謂趟櫳門，其實有三道。第一道，是兩扇對開的屏風門，只有半人高，有點像日式酒館門框上懸着的兩片粗布幌子，只為阻止路人窺探。第二道比較奇特，像是在門框上橫架着十幾根圓木頭，木頭與木頭之間的空隙，大約能塞進一個拳頭。門是左右推拉式的，站在裡頭能看到外面，外面卻很難看進去。嶺南濕熱，想必這第二道門上粗大結實的圓木，便能肩負防盜和通風的職責。第三道門，就是平常所見、兩扇對開的厚實木門。

兩道門我尚且嫌繁瑣，對於三道門的西關大屋，只好敬而遠之。在廣州居住的屋村，一梯兩戶門對門，七八年過去了，彼此連個照面也沒打過。僅有一次夜裡回來晚，才進樓梯間，就聞到燭火味，忽明忽暗的光影搖曳冷寂。等上了樓才發現，對面緊閉的防盜門口，燃着一根白蠟燭，蠟燭外面的玻璃罩上，寫着大大的一個「奠」字。比鄰而居數載光陰，一道防盜門竟比一彎海峽還要遠。

門上有防盜門，窗戶和陽台上有防盜網，就連搭乘計程車，也常常看見司機坐在一個密織的鐵絲網裡，與前後排的乘客分隔開來。這是無數的士司機，用血淋淋的遭遇，總結出來防身的法子。但每每搭到有鐵絲網的計程車，心裡還是會覺得不舒服，預先被設置為壞人的感覺，總歸不是太好。讀唐史時，發現太宗治下，不過四年時間，東至大海，南至五嶺，夜不閉戶，行旅不資糧，立刻很羨慕生活在唐朝的人，可以敞開了門戶放心在家裡睡大覺。即便史家言辭有過分溢美之嫌，至少京畿一代百姓所居住的房舍，是不必加裝防盜設施的。

我素來不喜拘束，此前居住的房屋，多年都未曾安裝過防盜門。露台上的大落地玻璃，也沒有加裝防盜閘門。我在露台上種了不少花，坐在屋子裡寫東西或者喝茶，或者發呆，看出去光線充足，視野極好。有朋友來玩，看見了總會好奇地問一句，你怎麼也不裝個防盜門。我自嘲一向自戀，以為家裡最貴重的無非是我本人，既然最貴重的都出門去了，何必費事再多裝一道門。

再說了，家裡又沒有古玩珍寶，又沒有金銀細軟，難不成會有盜賊看中架子上那些亂七八糟的書？

此語娛人娛己，一時傳為笑談。